

集体经济与农户长效增收:影响机制及壮大路径*

王永军¹,杨真²,汤博³

(1.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2.山东管理学院 经贸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7;
3.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 数学与统计系,美国 北卡罗来纳州 28223)

摘要:使用CFPS数据以及PSM和2SLS等方法,探讨了集体经济的长效增收效应及其实现机制,并从管理者文化教育水平视角分析了壮大集体经济的实现路径。结果表明:集体经济的发展,不仅有助于持续地提高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而且通过增加生产性投资、公共服务投资和教育投资对农户增收产生长期影响,具有显著的长效增收效应;村委会主任作为集体经济的主要管理者,其受教育程度越高,对集体经济的投资越多,越有利于集体经济发展。据此建议,通过强化对管理者的培训等“内育”方式、通过派驻第一书记等“外引”方式、通过设立“挂职副主任”等“外借”方式,提高集体经济管理者的文化教育水平,激活集体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加速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进程。

关键词:集体经济;长效增收;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公共投资

DOI: 10.13568/j.cnki.issn1000-2820.2023.02.002

中图分类号: F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820(2023)02-0014-08

一、引言

中国的农村集体经济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以主要生产资料从私人所有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为标志,正式形成于1956年6月。农村集体经济成立的初衷是为了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为新中国建立完善的工业化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①然而,该时期的农村集体经济过于强调集体所有和集体经营,不利于农民个体发挥生产积极性,制约了“三农”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集体经济逐步过渡到以

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极大地激活了农民活力,助力中国创造了以世界7%的土地养活世界22%人口的奇迹。

改革开放以来,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运行过程中,集体经济作为乡村治理的经济基础和保障^②、乡村产业的重要载体和集聚平台^③、乡村公共品的重要供给者^④,长期承担着“统”的重要作用,在应对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⑤、增强乡村共同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⑥、引导小农户对接大市场^⑦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事关党在

* 收稿日期:2022-02-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城乡融合发展的就业、土地与农民增收联动机制研究”(18BJY143)。

作者简介:王永军(1982—),男,山东临沂人,经济学博士,山东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从事城乡融合研究。

①参见周立、奚云霄、马荟等《资源匮乏型村庄如何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基于公共治理说的陕西袁家村案例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1期,第91-111页。

②参见徐冠清、崔占峰《从“政经合一”到“政经分离”:农村集体经济治理的一个新逻辑》,《农业经济与管理》,2021年第5期,第26-37页。

③参见吴春来《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有效衔接初探》,《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2期,第180-189页。

④参见吕方、苏海、梅琳《找回村落共同体: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来自豫鲁两省的经验观察》,《河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第113-118页。

⑤参见孔祥智《产权制度改革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基于“产权清晰+制度激励”理论框架的研究》,《经济纵横》,2020年第7期,第32-41+2页。

⑥参见王喜《创新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战略构想与政策优化》,《农业经济》,2023年第1期,第48-50页。

⑦参见肖龙、马超峰《从项目嵌入到组织社会: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及其类型学研究》,《求实》,2020年第3期,第69-83+111-112页。

农村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政治问题。^①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集体经济过于强调“分”,导致农户与集体的经济联系趋弱,农村集体经济普遍面临营收困难,个别地区甚至退化为纯粹的集体土地发包方,不仅无法有效发挥统一经营的职能,还可能会不断地消解村庄集体的生产、生活和治理共同体属性,进而造成“集体空、人心散、治理难”的窘境。^②

在此情境下,发展和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被党和国家提上了政策议程。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指出,要探索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营新机制,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要求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同时“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探索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近年来,在政策支持下,中国农村集体经济迅速发展。截至2020年年底,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村增加至17.86万个,较2015年提高178%,而无集体经济收入的村较2015年减少62%。^③

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和农民富的前提条件,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④而且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

仍然在农村,因此我们主要关注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户收入的长期持续影响及其实现机制,以及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实现路径。现有研究中,有两支文献与本文的关系最为密切。第一支文献探讨了集体经济的增收效果及其实现形式。学者们普遍认为,集体经济发展不仅可以通过创造就业^⑤、吸引村民入股和租赁村民资产等形式^⑥,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进而直接促进农民增收,也可以通过基础设施等公共品投资间接促进农民增收。^⑦然而上述结论多源于个案观察,缺乏全国代表性。第二支文献认为,集体经济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外生发展和内生发展两种模式。^⑧外生发展模式主要是指,乡村自身财力无法承担前期投入,因此集体经济的启动和发展需要突出政府的主导作用,以充分发挥财政的多重杠杆效应,撬动集体经济组织发展,促进市场主体和农户增收。^⑨内生发展模式指依靠自身的集体资产从事生产经营。在这种发展模式,有学者认为,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应通过“村村联合”和“村企协作”等形式抱团,促进要素、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合理流动,推动主体间优势互补、互利共赢。^⑩也有学者认为,挖掘乡土中国的情感韧性,利用乡贤和经济能人的资金、资源、信息优势,激活乡村内源性力量是发展集体经济的有效路径。^⑪这支文献大多忽略了村委会在促进集体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在集体与个体间权力互动的过程中,村委会已逐渐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实际

①参见全志辉、陈淑龙《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集体经济的变迁和未来发展》,《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15-23页。

②参见肖龙、马超峰《从项目嵌入到组织社会: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及其类型学研究》,《求实》,2020年第3期,第69-83+111-112页。

③参见陈锡文《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农业经济问题》,2022年第5期,第4-9页。

④参见王成利《社会资源和金融资源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分析》,《经济问题》,2018年第8期,第84-89+110页。

⑤参见刘冠军、惠建国《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与创新发展》,《甘肃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第189-196页。

⑥参见王立胜、张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中国乡村的新变革》,《文化纵横》,2021年第6期,第41-53+158页。

⑦参见吕方、苏海、梅琳《找回村落共同体: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来自豫鲁两省的经验观察》,《河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第113-118页。

⑧参见周立、奚云霄、马荟等《资源匮乏型村庄如何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基于公共治理说的陕西袁家村案例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1期,第91-111页。

⑨参见温铁军、罗士轩、马黎《资源特征、财政杠杆与新型集体经济重构》,《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52-61+226页。

⑩参见屠霁霞《抱团发展模式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基于浙江的经验分析》,《河南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第42-48页。

⑪参见付翠莲《新乡贤参与基层协商民主助推乡村共同富裕的时代意蕴与实践路径》,《观察与思考》,2023年第2期,第102-109页。

管理者,^①在集体经济组织中,理事长一般由村支书或者村委会主任担任。^②可见,村委会在集体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现有文献往往基于个案分析对集体经济的增收效果进行论证,而本文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连续追踪调查数据,不仅证实了集体经济具有增收效应,而且发现集体经济的增收效应具有长期持续性;第二,对于如何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现有文献多强调资源整合和制度变革,而本文研究发现,集体经济经营管理者受教育水平越高,越倾向于增加集体经济投资,从而促进集体经济发展。上述结论在推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历史背景下,有助于为基层自治组织的干部培育、选用和委派提供有益借鉴。

二、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计量方法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项目,文中的农户指户主为农业户口的家庭。

第一,基于公式(1)评估集体经济对农户收入的长期持续影响。

$$\ln \text{finc}_t = c + a * \ln \text{coeco}_{10} + \sum \beta \text{controls} + \varepsilon \quad (1)$$

公式(1)中的因变量为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对数。coeco为本文的关键变量,来源于CFPS2010中村干部对问题“去年/村改居当年,您村

$$\text{mechanism}_t = c + a * \ln \text{coeco}_{10} + \sum \beta \text{controls} + \varepsilon$$

公式(2)中,mechanism包含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公共投资三个维度。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表示集体经济对农户收入的直接影响。公共投资包含公共服务投资、教育投资和生产投资三项,表示集体经济对农户收入的间接影响。在公式(2)以及下文的公式(3)中,下标*t*以及控制变量的含义同公式(1)一致,不再赘述。

第三,基于公式(3)估计集体经济投资对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

$$\ln \text{coeco}_{10} = c + a * \ln \text{invest}_{10} + \sum \beta \text{controls} + \varepsilon \quad (3)$$

现有研究广泛证实,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生

产要素,是影响一国经济增长、企业效益和创新以及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据此,本文预期集体经济投资有助于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公式(3)中,invest₁₀包含两个维度,第一个为集体经济投资量对数,来源于村干部对问题“您村去年的村财政总支出中,用于投资集体经济的有多少?”的回答。第二个为集体经济投资占村财政支出的比重。

最后,考虑到村委会作为集体经济的管理者,可能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集体经济投资,因此基于公式(4)分析村委会主任对集体投资的影响。

第二,基于公式(2)分析集体经济促进农民长效增收的发生机制。

(2)

产要素,是影响一国经济增长、企业效益和创新以及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据此,本文预期集体经济投资有助于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公式(3)中,invest₁₀包含两个维度,第一个为集体经济投资量对数,来源于村干部对问题“您村去年的村财政总支出中,用于投资集体经济的有多少?”的回答。第二个为集体经济投资占村财政支出的比重。

最后,考虑到村委会作为集体经济的管理者,可能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集体经济投资,因此基于公式(4)分析村委会主任对集体投资的影响。

$$\ln \text{invest}_{10} = c + a * \text{cedu}_{10} + \sum \beta \text{controls} + \varepsilon \quad (4)$$

^①参见徐冠清、崔占峰《从“政经合一”到“政经分离”:农村集体经济治理的一个新逻辑》,《农业经济与管理》,2021年第5期,第26-37页。

^②参见孔祥智《产权制度改革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基于“产权清晰+制度激励”理论框架的研究》,《经济纵横》,2020年第7期,第32-41+2页。

^③参见韩永辉、张帆、王贤彬等《双边政治关系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经济科学》,2021年第5期,第37-51页。

公式(4)中, $cedu$ 表示村委会主任的受教育程度,预期 a 显著为正,即村委会主任的学历越高,集体经济投资水平相应越高。本文所用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标识	含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coeco	集体经济发展程度	-2.900	3.213	-4.605	9.210
famsize	农户家庭规模	4.108	1.783	1	26
gender	户主性别	0.797	0.403	0	1
age	户主年龄	49.938	12.228	16	91
health	户主健康程度	3.088	1.073	1	5
edu	户主受教育程度	1.902	0.993	1	6
lnper10	2010年人均收入对数	8.147	1.272	11.792	12.737
lnper12	2012年人均收入对数	8.424	1.354	-1.609	12.850
lnper14	2014年人均收入对数	8.745	1.241	-1.386	13.688
lnper16	2016年人均收入对数	9.144	1.009	1.609	15.243
lnper18	2018年人均收入对数	9.416	1.035	3.638	15.009
lncoinvest	集体经济投资对数	-4.031	2.192	-4.605	9.210
coinvestrate	集体经济投资比重	0.023 5	0.103	0	0.817
cedu	村委会主任受教育程度	3.567	0.915	1	6

三、集体经济对农民增收的长效影响

(一) 集体经济对农民长效增收的影响

表2报告了公式(1)的估计结果。模型1和模型5的估计结果分别表明,村居的集体经济收入

($lncoeco_{10}$) 在2010年提高1%,农户收入在当期提高约0.06%,在8年后提高约0.05%。总体而言, $lncoeco_{10}$ 在5个模型中的估计结果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因此初始的集体经济发展将对农民收入产生长期持续的影响,即具有长效增收效应。

表2 集体经济对农民长效增收的影响

模型编号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因变量	lnper10	lnper12	lnper14	lnper16	lnper18
$lncoeco_{10}$	0.063*** (15.296)	0.041*** (7.683)	0.040*** (8.626)	0.046*** (11.952)	0.047*** (11.768)
$famsize$	-0.030*** (-3.555)	-0.020** (-1.987)	-0.002 (-0.226)	-0.012* (-1.750)	0.008 (1.198)
$gender$	-0.154*** (-4.228)	-0.086* (-1.940)	-0.122*** (-3.161)	-0.032 (-1.044)	-0.095*** (-2.954)
age	-0.006*** (-4.652)	-0.010*** (-6.295)	-0.006*** (-4.042)	-0.006*** (-5.487)	-0.009*** (-8.119)
$health$	0.116*** (-7.613)	0.054*** (-3.419)	0.053*** (-3.591)	0.058*** (-4.947)	0.065*** (-5.329)
edu	0.244*** (15.956)	0.206*** (12.101)	0.207*** (12.605)	0.177*** (14.319)	0.182*** (13.989)
常数项	8.581*** (92.166)	8.851*** (79.311)	8.919*** (86.708)	9.395*** (122.829)	9.781*** (127.001)
样本量	7 136	6 265	6 432	6 770	6 691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从控制变量来看,家庭成员数量(famsize)越多,人均收入越低;性别(gender)显著为负,因此与女性户主相比,户主为男性的家庭收入更低。这是因为在农村,成为户主的女性可能在能力方面远超配偶,因此表现为户主为女性的家庭,收入更高。户主的年龄(age)越大,家庭收入越低。户主

的受教育水平(edu)和健康水平(health)越高,家庭收入越高。

(二)长效增收的内生性处理

表2中的估计结果因为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而可能存在偏误,表3和表4则进一步对此进行了纠正。

表3 控制相关变量的内生性处理

模型编号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因变量	lnper10	lnper12	lnper14	lnper16	lnper18
Panel A 控制2010年家庭收入					
lncoeco ₁₀		0.025*** (4.564)	0.022*** (4.809)	0.033*** (8.607)	0.035*** (8.632)
lnper ₁₀		0.281*** (15.208)	0.266*** (15.805)	0.221*** (16.677)	0.198*** (14.719)
样本量		5 785	5 953	6 245	6 194
Panel B 控制村居2010年财政收入水平					
lncoeco ₁₀	0.050*** (10.637)	0.040*** (6.852)	0.029*** (5.710)	0.039*** (9.132)	0.041*** (9.307)
lncominc ₁₀	0.037*** (8.199)	0.014*** (3.004)	0.029*** (6.598)	0.023*** (6.245)	0.019*** (5.042)
样本量	6 891	6 049	6 209	6 536	6 454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表4 更换变量和估计方法的内生性处理

模型编号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因变量	lnper10	lnper12	lnper14	lnper16	lnper18
Panel A 使用集体经济收入占比作为自变量					
lncrate ₁₀	0.317*** (6.443)	0.226*** (3.732)	0.146*** (2.659)	0.245*** (5.985)	0.288*** (6.681)
样本量	5 260	4 599	4 713	4 973	4 887
Panel B 倾向得分匹配					
处理效应	0.255*** 7.013	0.212*** 4.838	0.081** 2.045	0.201*** 6.213	0.213*** 6.413
LR	0.795	0.449	0.413	0.503	0.570
MB	1.400	2.300	2.400	2.300	2.400
样本量	5 260	4 599	4 713	4 973	4 887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表3中,Panel A和Panel B分别控制了2010年农户的家庭收入和村居的财政收入,这是因为两者均可能与相应的因变量相关。Panel A中,农户2010年的家庭人均收入对数(lnper₁₀)均显著为正,因此农户的家庭收入在时间维度上存在显著的自相关特征,虽然与表2的结果相比较,集体经济

(lncoeco₁₀)的估计系数有所降低,但在4个模型中依然全部显著为正。Panel B的估计结果同样表明,即使控制村居财政收入水平(lncominc₁₀),集体经济同样全部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4中,Panel A使用集体经济收入占村财政收入的比重(lncrate₁₀)衡量集体经济的发展程度。

结果表明,该变量在5个模型中的估计结果均显著为正,总体而言,集体经济收入占村财政收入比重的提高,有助于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Panel B报告了倾向得分匹配模型的估计结果。在5个模型中, LR 指标所对应的 P 值均远大于0.1, MB 统计量均小于10,因此满足模型估计所需的平衡性条件,^①估计结果有效。根据Panel B,与无集体经济收入的村居相比,有集体经济收入村居的农户收入显著提高。

总体而言,表3和表4的估计结果表明,集体经济是促进农民长效增收的有力抓手,表2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四、集体经济长效增收的实现机制及壮大路径

(一)集体经济长效增收的实现机制

表5和表6对集体经济长效增收的实现机制进行了检验。

表5 集体经济的直接增收机制

模型编号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年份	2010年	2012年	2014年	2016年	2018年
Panel A 集体经济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的长效影响					
\lncoeco_{10}	0.189*** (16.211)	0.164*** (9.097)	0.112*** (6.980)	0.118*** (7.009)	0.103*** (6.420)
样本量	7 738	7 022	6 939	6 791	6 704
Panel B 集体经济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长效影响					
\lncoeco_{10}	0.012*** (2.686)	0.067*** (6.058)	0.053*** (4.573)	0.059*** (4.827)	0.045*** (3.561)
样本量	7 703	6 987	6 936	6 791	6 692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从表5来看,Panel A中的模型1和模型4分别表明,村居2010年的集体经济收入提高1%,农户2010年和2016年的工资性收入分别提高约0.19%和0.12%。Panel B中的模型2和模型5分别表明,村居2010年的集体经济收入提高1%,农户2012年和2018年的财产性收入分别提高约0.07%和0.05%。总体而言,由于 \lncoeco_{10} 的估计均显著为正,因此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是集体经济发展促进农民长效增收的实现机制。

表6中,模型1的估计结果表明,村居集体经济收入提高1%,公共服务支出提高0.48%。道路水电等公共服务支出不仅有助于提高鲜活农产品的交易效率,扩展农民发展种植和养殖的选择空间,^②也有助于农民降低在获取水源等方面的劳动

力损耗,进而增加生产劳动力数量,^③最终促进农民增收。模型2的估计结果意味着,乡村教育投资伴随着集体经济收入提高而增加,这有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进而促进农户增收。^④在模型3中,集体经济发展有利于乡村提高农业水利等生产性投资,最终促进农户增收。^⑤

表6 集体经济的间接增收机制

模型编号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因变量	\lnpubser_{10}	\lnedu_{10}	\lnproinvest_{10}
\lncoeco_{10}	0.475*** (34.486)	0.265*** (17.609)	0.376*** (22.338)
样本量	7 592	7 526	7 504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①参见冒佩华、徐骥《农地制度、土地经营权流转与农民收入增长》,《管理世界》,2015年第5期,第63-74+88页。

②参见董晓霞、黄季焜、Scott Rozelle等《地理区位、交通基础设施与种植业结构调整研究》,《管理世界》,2006年第9期,第59-63+79页。

③参见郭君平、吴国宝《“母亲水窖”项目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评价——基于倾向值匹配法(PSM)估计》,《农业技术经济》,2014年第4期,第89-97页。

④参见钞小静、沈坤荣《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14年第6期,第30-43页。

⑤参见秦国庆、杜宝瑞、贾小虎等《工程确权能否推动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善治——基于河南省调查数据的多期双重差分检验》,《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2期,第59-81页。

总体来看,表6的估计结果表明,集体经济发展有助于为农民提供良好的生产条件,从而促进农户增收。

(二)壮大集体经济的实现路径

表7和表8进一步探讨了壮大集体经济的实现路径。表7首先报告了公式(3)的估计结果。模型1表明,集体经济投资增长1%,集体经济收入将提高约0.25%。模型2意味着,集体经济投资占村财政支出的比重提高10%,集体经济收入提高约136.21%。因此,引导基层自治组织增加集体经济投资,有助于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表8进一步报告了公式(4)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1和模型3的因变量为村居集体经济投资

对数,模型2和模型4的因变量为集体经济投资占村居财政支出的比重。

表7 集体经济投资对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

模型编号	模型1	模型2
因变量	$\ln coeco_{10}$	$\ln coeco_{10}$
$\ln invest_{10}$	0.246*** (16.548)	
$coinvestrate_{10}$		13.612*** (33.381)
样本量	5 650	4 223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表8 村委会主任学历对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

估计方法	OLS		2SLS	
模型编号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因变量	$\ln invest_{10}$	$coinvestrate_{10}$	$\ln invest_{10}$	$coinvestrate_{10}$
<i>cedu</i>	0.355*** (10.132)	0.011*** (5.165)	12.016** (2.37)	0.435*** (3.540)
不可识别检验			0.017	0.000
弱工具变量检验			2.390	4.070
样本量	5 650	4 223	4 260	3 071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模型1和模型2表明,村委会主任的受教育程度提高1个等级,集体经济投资提高约35.5%,集体经济投资占村居财政支出的比重提高约1.1%。这可能是因为村委会主任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认知能力越高,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更强,越有能力克服投资过程中的收益不确定性,进而投资集体经济的意愿和能力更强。在现有研究中,学者们也普遍发现,企业经营者或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水平越高,进行研发投资或金融投资的概率越高。^①

模型3和模型4进一步使用二阶段最小二乘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其中的工具变量为村居内最大姓氏的户数占总户数的比重。一方面,该变量一般在较长的时间里由村居的历史发展决定,与集体经济投资并无直接的关联,因此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另一方面,村委会主任一般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最大姓氏的投票结果可能影响选举

结果,其占总户数的比重越大,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就越大,因此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要求。两个模型的估计结果同样表明,村委会主任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村居对集体经济的投资以及集体经济投资占村居总支出的比重越高。总体而言,表8的估计结果表明,村委会作为集体经济的主要管理者,而村委会主任作为村委会的主要代表,其学历特征对于集体经济投资和集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大量文献基于个案的研究结论表明,集体经济不仅有利于直接提高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而且也有利于改善生产经营条件,从而间接促进农户增收。本文对此进行了检验。我们发现,集体经济有助于促进农户收入长期持续增长,因此不仅具有增收效应,而且其增收效应具有长

^①参见由丽萍、董文博、裴夏璇《中小企业高管教育背景与R&D投资决策——基于深市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年第4期,第95-98页。

效性。集体经济的长效增收效应一方面直接来源于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得益于公共服务投资、生产投资和教育投资增加所引致的生产经营条件改善。因此,在推进乡村振兴和农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集体经济当成为重要抓手。我们还发现,提高集体经济投资有利于促进集体经济发展,而村委会主任的受教育水平越高,集体经济投资越多。因此,村委会主任作为集体经济的重要管理者,其文化教育水平对于集体经济投资和集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以上结论,鉴于当前集体经济经营管理者的学历整体偏低(见表1),本文建议通过“内育”“外引”和“外借”的方式,着力提高集体经济经营管理者的文化教育水平,促进集体经济发展。首先,坚持“内育”为主,以集体经济发展经验为主题,强化对以村委会主任和村支书为代表的现任

经营管理者的培训和再教育,不断提高其发展集体经济的意识和能力;其次,持续向农村派驻第一书记和大学生村官,适度扩大大学生“支农”规模,通过“外引”的方式,充实经营管理者队伍,不断提升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活力。同时,注重外引人才的内化,通过完善晋升制度和派股分红等方式,鼓励和引导高学历人才扎根农村,激活集体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动力;再次,探索设立“集体经济挂职副主任”乃至“集体经济挂职副县长”岗位,通过“外借”的方式,从集体经济先行区聘请德才兼备的干部担任。此外,考虑到集体经济的启动运营需要较大的前期投入,政府应以无偿投资、低息贷款或入股等形式,强化对农村集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责任编辑:黄伟华]

Collective Economy and Farmers' Long-Term Income Increase: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Strengthening Roads

WANG Yong-jun¹, YANG Zhen², TANG Bo³

(1.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2.School of Economics & Trade, Shandong College of Management, Jinan, Shandong, 250357;

3.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rlotte, NC, USA, 28223)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Chinese family panel survey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and two-stage least square metho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long-term income increasing effect of collective economy and its realization mechanism, and analyzes the realization path to strengthen collective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level of collective economy manage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economy not only help increase farmers' wage income and property income in a long term, but also has a long-term effect on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 by increasing productive investment, public service investment and education invest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higher the education level of the director of the village committee who is as the main manager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the more investment is geared into the collective economy, the more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suggested that, by way of strengthening the training of the manager, the dispatch of the first secretary, setting up the post of "temporary deputy director", 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level of the managers be improved and the endogenous impetu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economy be activated, which will promote rural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Collective Economy, Long-Term Income Increase, Common Prosperity, Rural Revitalization, Public Investment